

The Song Dynasty

何辉  
著

# 大宋王朝

## 大地棋局

他，不清楚，  
这种权力，会带来什么。  
他，不知道，  
这一份爱，会有怎样的后果。

权力与爱情——永无终结的传奇，  
还在继续……

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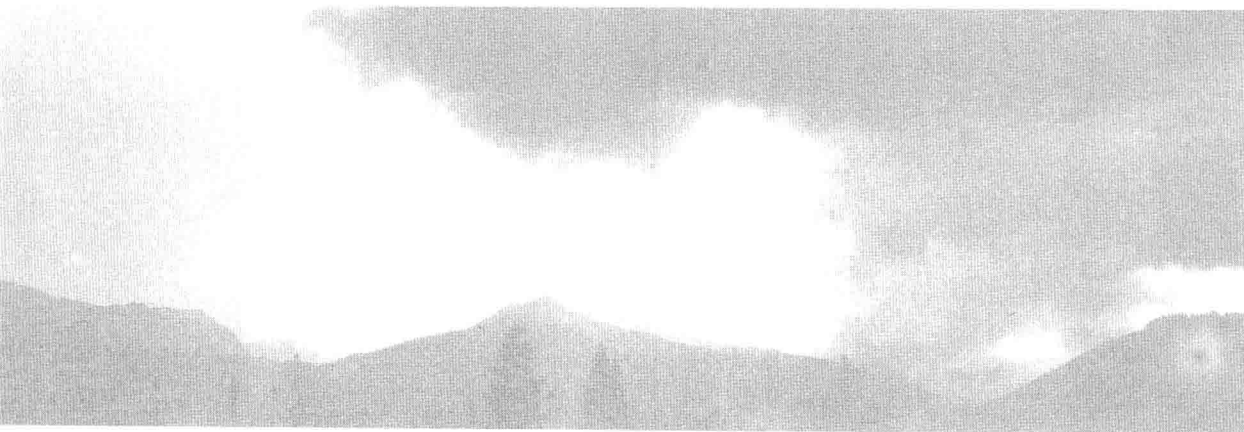
# 大宋王朝

大宋興國

The Song Dynasty

何辉

著



# 大宋王朝

## 大地棋局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王朝·大地棋局/何辉著. —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4. 10  
ISBN 978-7-300-20100-9

I. ①大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34951 号

大宋王朝·大地棋局

何辉著

Dasong Wangchao · Dadi Qiju

---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邮政编码	100080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	
电 话	010-62511242(总编室)	010-62511770(质管部)	
	010-82501766(邮购部)	010-62514148(门市部)	
	010-62515195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(盗版举报)	
网 址	<a href="http://www.crup.com.cn">http://www.crup.com.cn</a>		
	<a href="http://www.ttrnet.com">http://www.ttrnet.com</a>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版 次	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规 格	170 mm×230 mm 16 开本	印 次	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 张	14 插页 1	定 价	39.00 元
印 数	130 000		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大宋王朝·大地棋局

---

卷 一

---



---

---

初春的开封城内，乍暖还寒。一群群灰色的麻雀停在枯树的枝头，仿佛约好了一起在这些枝头等待某个重要时刻的来临。偶尔，在麻雀群中，会飞起几只腹部长着白羽毛、背部黑羽毛中夹杂着青绿色灰羽毛的喜鹊。它们扇动着宽大的黑色的翅膀，姿态优雅地飞几下，然后滑翔到一个新的落脚点，垂着长长的尾，优雅地站定。它们似乎并无意于同麻雀们争夺那些枯树细细的枝头。这些比麻雀体型大得多的喜鹊，有的不经意地一些没有被麻雀占据的枝头停住，有的则落在灰黄色的草地上，稍显呆滞的悠闲地踱步着。

然而，因黄袍加身而登上帝位的赵匡胤却并不悠闲，王朝的处境令他深深陷入痛苦之中。杀伐太盛的五代，可谓江山沥血，山河呜咽。宋王朝初立，全国各地经过五代的战乱，大片的田地荒芜，

许多村庄荒无人烟。四处都有饿死的人、被强盗杀死的人，这些可怜的人的尸身，有的被好心人草草掩埋，更多的则是曝于野外，被野狼、野狗和吃腐尸的秃鹫吃得只剩下白骨。若不是经过一个寒冷的冬天，疾病也许会四处肆虐。可是，当春天来临，冰雪渐渐消融，那些被冰雪掩盖的白骨，那些被冰雪封冻的僵尸，又会慢慢露出来，在春暖花开的季节里，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呈现杀戮、腐败和残酷的可怕痕迹。

对于奉命来到京城的昭义节度使李筠，赵匡胤还抱着一丝希望。如果李筠能够接受他的命令去青州赴任，潞州的军队将脱离李筠的节制，宋王朝就可消除来自潞州的威胁。但是，事情并非如赵匡胤所想象得那样容易。几日前与旧日的恋人、如今李筠的小妾阿琨的会面，使赵匡胤深刻地意识到，局面正在恶化。他知道，尽管棣州刺史何继筠在滴河击退偷袭的契丹人，暂时消除了李筠可能趁机起兵的威胁，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契丹人受到了致命的打击，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证契丹人会断绝与李筠的暗中勾结。赵匡胤决定必须采取一些措施。

这天夜里，在开封城内李筠下榻的驿馆外，一个高大的身影从黑黢黢的夜色中走出来，慢慢靠近驿馆。驿馆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，在微风中轻轻晃动，发出两团红色的光，费力地与没有边际的黑暗抗争着，颤颤巍巍、好不容易地照在了来人那张看上去像块僵硬花岗岩的脸上。被微弱的灯笼光照亮的脸，是刚刚因屠杀了韩通



全家而被赵匡胤降职的王彦升的脸。灯笼光照在他的眉角上，在眼窝里制造了阴影，掩盖了那双三角眼中阴森眸子。

王彦升原为后周散员都指挥使，兵变建宋后，被授予铁骑左厢都指挥使。左右厢之名称始于唐肃宗至德二载，是禁军的编制名，宋代铁骑左厢隶属殿前司，铁骑左右厢是上四军之一，可谓殿前司骑兵诸军的主力。“铁骑”番号源于五代“小底”番号，后周显德元年十月，大力整顿禁军，这一时期，将“小底”番号改为“铁骑”。赵匡胤为后周禁军统帅之一，对禁军番号颇有感情，建宋以来，便沿用了后周定下的禁军“铁骑”之号，对这支骑兵部队依然甚为重视。铁骑左右厢和控鹤左右厢由铁骑、控鹤左右四厢都指挥使统率，铁骑、控鹤四厢都指挥使是殿前司铁骑、控鹤最高指挥官。其下，有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和铁骑右厢都指挥使。虽然王彦升在陈桥兵变前后职衔都属于禁军编制系列，但是，散员都指挥使是殿前司散员本班最高长官，属于班值资次，是最亲近皇帝的随身扈从，乃是皇帝亲信，而铁骑左厢都指挥使属于殿前司各军资次，况且受到铁骑、控鹤四厢都指挥使的指挥，只是禁军上四军之一中左厢的长官，不及散员都指挥使有实权。王彦升自以为杀韩通立下大功，原盼着被授予节钺，当一个统领一方的节度使，未料到反而被新皇帝疏远，因而心中怨恨早已暗暗滋长。

在摇曳的灯笼的光团中，王彦升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到驿馆门前，见看门的两个士兵瞪着眼睛，用一种吃惊中带着畏惧的眼神望

着他。他也并不慌张，从系于护腰的革带上解下一个布囊，叮咛叮咛摇了几下，便向其中的一个士兵递过去。王彦升此时未穿战时铁甲，头上亦未带兜鍪。他只束着巾帻，身上则穿了日常值勤所穿的战袍，围着包肚束腰，下着缚裤与长筒软袜，足下蹬履。那士兵此时显然已经认出了来人是谁。自陈桥兵变王彦升屠杀韩通一家后，关于他的传言早已经在军中与民间传开。驿馆门口的两个士兵恰好之前都曾见过王彦升，传言则使王彦升的形象在他们的心中多了许多传奇色彩。此时，当王彦升突然出现在驿馆门口，他们怎能不感到吃惊。

“记住，你们今晚没有看到过我。这个，你哥儿俩就拿去喝两杯老酒吧。”王彦升冷淡地说道。

那个士兵用粗大的黑色手指扯开紧紧束着的布囊口，瞪大眼珠子往里看了看，估摸着里面起码装了五六十文铜钱，便开心地咧了咧嘴，向他同伴看了一眼。另一个士兵会意地点点头。

王彦升显然对两个看门军士的反应很满意。但是，他并没有马上进门，而是神经质地扭动脖子，往身后狐疑地看了看，这才往驿馆大门内走去。

在驿馆的斜对面，马路边有一个馄饨摊子还未打烊。摊子门口两边的竹竿架子上，各悬着两个红灯笼，发出暗弱的红光。在竹篾编成的篷盖下，一个老妇人正掀开锅盖，用一把勺子从热气腾腾的锅中舀出馄饨倒入一只青瓷海碗中。旁边，一个扎着头巾

的老汉从老妇人手中接过了那碗热气腾腾的馄饨，小心翼翼地端到离炉子几步远的一张木桌子上。在将馄饨放在客人面前后，老汉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看驿馆大门，正好看见王彦升匆匆忙忙走进驿馆。

不一会儿，在王彦升来的那条路上，漆黑的夜色中又慢慢现出一个影子，有一个人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“嘚哒”、“嘚哒”，不紧不慢地往驿馆门口前来。

骑马人是新皇帝的弟弟赵光义。他头戴一顶带有斗篷面幕的风帽，身穿带着唐代遗风的窄袖襦衫。当马儿走到驿馆门前时，他重重地勒了一下手中的缰绳，站住了。

赵光义缓缓掀开风帽，头上露出唐式软幞头，冷静地朝驿馆大门看去。驿馆门口那个刚刚收了王彦升钱财的士兵，借着红灯笼的光，见了赵光义的脸，很快认出了他，脸皮由于紧张而抽搐了几下，赶紧低头鞠躬。

赵光义沉稳地下了马背，牵着马，脚步坚定地走向驿馆大门，笔直地走到看守大门的两个士兵面前。他用锐利的眼神瞟了瞟两个士兵，便将马缰绳交给了其中的一个。

“别忘了松松马肚带。”

“是！大人。”

“听着，如果你们两个嘴守不住，等虫子将你们的尸体吃光，别人也不会知道。”

赵光义冷冷地丢下一句话。

两个看门士兵听了，身子仿佛被寒冰刺穿，都是剧烈一颤，随后便像中风一般，几乎跌倒。

那个接了缰绳的士兵歪着脑袋，斜着眼睛看了一眼走进门去的赵光义，眼中闪烁着恐惧与困惑的光芒。

街对面卖馄饨的老汉，此时又警觉地朝驿馆大门看了一眼，仿佛要把看到的所有一切都刻在自己的脑海里一样。老汉看到了走入驿馆大门的赵光义，没有流露出任何诧异，若无其事地转回头，走到另一张客人刚刚离去的桌子前，手脚麻利地收拾起桌上的碗筷。这个时候，一个胖乎乎的路人，一摇一晃地来到馄饨摊前，大声招呼：“老板娘，来一碗馄饨！”

卖馄饨的老汉接过话头，满脸推起笑容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客官，天晚了，刚刚打烊了。”

“这做的哪门子生意？真是的！”胖子满脸怒色，摇头晃脑地离开了。

卖馄饨的老汉低着头，手脚麻利地收拾起桌上的碗筷，脸皮开始慢慢绷紧了。“得赶紧去向赵大人汇报。”

老汉心里想着，加快了手上的动作。他只是一个卑微的人，但是，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很重要！

“老婆子，待会儿这位客官走了就打烊。你且招呼一下，俺往西大街那边去去就回。”卖馄饨的老汉向老妇人使了个眼色，脚步匆

匆地离开了馄饨摊，往街上行去。

这时，在离馄饨摊四五十步远的阴影中有一个人，正用狐疑的眼神看着匆匆走远的卖馄饨的老汉。



在昭义节度使李筠接旨到达京城开封的几天后，赵匡胤带着几个侍卫近臣来到开封城旧封丘门的门口视察。

旧封丘门位于开封城内城北城的东侧。这个城门之所以叫旧封丘门，是因为它在唐代便建成了。

唐德宗建中二年（公元 781 年），节度使李勉增建汴州城，汴州也就是开封。最初，汴州城叫做阍城，也叫坚城，该城池周围长度二十二里，东有二门，北边那个叫旧曹门，南边那个叫丽景门；南城有三门，自西向东依次为崇明门、朱雀门、保康门；西城有二门，自南向北依次为宜秋门、阍闾门；北城自西向东有三门，依次是金水门、景龙门、旧封丘门。

后梁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都定都汴州城，汴州城这座古老的城

池久经风雨，多有损坏。周世宗显德二年，雄才大略、不甘平凡的世宗下诏建设新城。新城建在旧城的外围，又叫外城。建成的新城，周围长度五十里一百六十步，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大的城池之一。新城东有二门，自北向南依次是金辉门、新宋门；南面有三门，自东向西依次是宣化门、南熏门、广利门；西面也有三个城门，自南向北依次是新郑门、万胜门、固子门；北面有四个城门，自西向东依次是卫州门、旧酸枣门、新封丘门、陈桥门。

从开封城外进入新封丘门后，沿着新封丘门大街一直往南，便是旧封丘门。旧封丘门是开封内城东北角重要的门户。

不论是旧城城门，还是新城城门，在开封居民的眼中，如今都已经是身边熟悉的事物了。时间静静流过，用不了几年时间，人们便会对那些曾经以新面貌出现的事物熟视无睹。于是，听任它们在岁月中沉默、老去、消亡。它们即便在今后的岁月中再出现一些变化，一般也不易被察觉到。因为，人们往往会以为，它们早已经存在，它们就是那样了，它们就该是那样，不会再变化了。其实，它们一直在变，只不过在忙忙碌碌、喧嚣嘈杂的红尘中，被忽视了。

其实，在很多时候，人对人的态度又何尝不是如此。

那些不会言语、不会呼喊的城门，都经历了或长或短的风雨的洗礼，有的甚至经历了刀枪的砍刺，经历了烈火的烧灼；所以，各自呈现出不同的面貌，有的城墙坑坑洼洼，有的垛口面裂角缺，有的砖砌的城墙覆盖着青绿色的苔藓，有的土筑的墙面暴露出风雨侵

蚀后留下的沟壑和洞罅。不过，无论它们怎么被忽视，怎么被摧残，它们都袒露着自己的躯体，淡然地仰着头，安详地静静耸立着，蕴含着在岁月中沉淀的无尽哀愁，却又显得无忧无虑。每当阳光照射着它们的躯体与面容时，它们甚至还流露出孩童般的天真和无由的喜悦。

自陈桥兵变登基后，赵匡胤一方面致力于稳定朝政，一方面积极备战，以防各地节度使可能发生的叛乱和北部契丹的入侵。因此，视察开封各处城门的修缮和防备成了他日常必做的一项工作。

旧封丘门内，是杨楼街。杨楼街往南，便是马街、马行街、东华门街、皇建院街等繁华的街市。在这些街市上，密布着各种小食店、绸缎铺，还有几处妓院和瓦子，平日里熙熙攘攘，甚是热闹。旧封丘门不仅是进入开封内城的重要门户，而且与内城的繁华街市相通，每日交通自然非常繁忙。这日，赵匡胤选择旧封丘门作为重要的视察对象，绝非心血来潮。

旧封丘门的城门，是用砖砌筑的，城门上设有城台，城台修设了垛口，如果有敌人入侵，凭借该城楼坚固的墙体和垛口，城内的驻兵足可以抵挡一阵。城台上的城楼算不上高大，只有一层，面开三间，四根巨大的立柱支撑着单檐歇山式的屋顶，屋顶覆着筒瓦。如今，筒瓦上长满了灰黄色的、浅绿色的、深绿色的、暗褐色的各种杂草，它们或长或短，或疏或密，在那单檐歇山式的屋顶落脚生根，成为这个古旧城楼不可或缺的伴侣。而这座简朴庄重的城楼，



仿佛经历沧桑的老人，默默地伫立着，不动声色地瞧着红尘的喧嚣。

这天辰时，在旧封丘门冲着城内的圭形城门门洞的附近，有一个卖艺的正在表演，穿着各色衣服的路人围了一圈看热闹，挡住了赵匡胤一行前行的道路。

矮小敦实的李处耘见前面乱哄哄的人群挡住了道路，立刻黑了脸，在黑色大马的马背上扭头看了赵匡胤一眼，粗壮的身体微微一晃，手中马鞭往人群一扬，粗声大喝：“喝，喝，都让开来咯！”

赵匡胤见李处耘想上前去喝开人群，在马背上微微一举手，示意他休要动粗，同时沉声道：“老百姓讨个生计，不用为难他们。我们下马走一段就行。”这时，赵匡胤看到那群看热闹的人群外围，一个从大腿中段齐齐断了两腿的男人，正用双手撑着地面，半匍匐着趴在地上，面前放着一个缺了口的破碗，已经剩下半截的身子，里外套了不知几层脏乎乎油腻腻的破布衣，他正麻木地冲走过来看卖艺的人和从热闹人群中离去的人磕着头，乱蓬蓬的头发随着头的一起一落，如同风中摇摆不定的一丛乱草。这个没了双腿的断腿乞丐，匍匐在看卖艺的人群的外围，希望能够沾点光，多得到几枚赖以维持生计的铜钱。看到这情景，赵匡胤感到心头绞痛起来，不禁惭愧地避开了那断腿乞丐的无神目光。

那可怜的人，他是怎么失去双腿的呢？是生来如此，还是战乱中所致？是啊！有时我们对牛、对马，比对人还客气。一个卑微的人，因为他们无法在出生时选择有钱有势的父母，他们也许一生都